

何不尽余觞？

“煮酒风云落，浮杯心意同”，正是我内心的真情实感。如今，再谈饮酒，已不似添酒重开宴，而更像是围棋欲收官。

杜骏飞

“我生在洋河，长在双沟。”
年轻时喝酒，这句话是我的定场诗。
有不少豪横之徒，闻听此言，端着酒杯的手会微微一颤，嚣张之气亦短了三分。这

些人并不知道，我只是拿出身压人，其实酒量不值一提。
但即便如此，我却又在酒桌上有些微名，这是为何？

独酌微醺，共饮畅然

我祖籍徽州，也确实生在八大名酒之一的故里。幼年时，对那号称皇室贡酒的杯中物没有多少记忆，只记得几位表哥，因为工种是“品酒员”，走在街上，满身的浓香大曲味。此外，记忆里就剩下满天骄阳，遍地芳菲，以及酒厂围墙外的酒瓶子了。

第一次喝酒，是在双沟——不是泗洪县双沟镇，而是洪泽县的双沟乡。那时候刚上小学，有一天晚上，父亲带我到老街上一户朋友家做客，主人端上来一壶味道刺鼻的烧酒，一荷包猪耳朵，一碟子花生米。主人也给我倒了一盅酒，我闻了一下，便弃之不顾，专心地看向那奇香无比的肉了，要知道，那年头，一个月也吃不到几块肉。主人笑道，要吃猪耳朵，先把酒喝了。于是，我一咬牙，仰头便灌了下去。醉没醉我不知道，但喝完便闻不到肉的香气了。

这一幕，便也成了我日后喝酒生涯的缩影。年轻时，我从来不是爱酒之徒，却因为一贯爱逞英雄，往往成了酒桌欢迎的搭子，也成了许多酒徒的酒友。

我在南京大学上学时，家境仍是窘迫，不仅仅是没酒钱，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。但身为中文系学生，不喝酒肯定是说不过去的。郁达夫的诗“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”，在中文系，是人人会背的。可惜现实却是：欲饮而无酒，一如情多而缺美人，奈何！长此以往，诗岂不是白背了吗？要知道，那种解衣磅礴、酩酊无忌的自我想象，是少年人不可缺的诗意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我就留校任教了。那时候，大家普遍开始有酒喝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裴显生先生带着全专业人马，到省石油公司喝酒，也是要谈一个出版资助的合作。我因为去得晚，东道主便指着我说，迟到的老师要罚酒。那时候我正年轻气盛，便笑道：“可以，在座十一个人，我先每人喝两杯。”顷刻间，一口气空腹喝了二十二杯。醉，是当时就醉了，但石油公

司的负责人也惊了。
后来，亲历此事的宋新贵教授，逢人便传扬这件事，并送外号给我，曰“杜二十二”，实际上，我那纯属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想到上一个被称为“二十二”的，是白居易“白二十二”，我也接受了这个花名。

这之后的喝酒生涯，就日渐丰富多彩了，小粉桥、北京西路、夫子庙、新街口……作为诗人，是要跟文艺青年喝酒的；作为老师，是要跟学生喝酒的；开过公司，是要跟客户喝酒的；至于酒逢知己时，则更不待言，往往是披肝沥胆，恨不得以身殉酒。

于是，紫金山下印刻过我诗酒人生的妄议，秦淮河畔留下了我虚度青春的背影。那时候的我，酒量有限，却次次架不住虚荣，勉力上阵。其结果往往是，人前自夸，人后自悔。

最典型的一次，也是在古南都。南大校友聚会，蒋旭峰和我代表新闻学院，与几个商学院的酒徒斗酒，旭峰沉稳有量，而我则不问高低，那一晚，我俩居然以少胜多，与对方打了个平手，得意而归。殊不知，在酒桌边我便已经大醉了，只是强撑一口气，表现得谈笑自若而已。

青年时期的我，喝酒虽然放达，但内心却并不安宁。那时候，我写《金陵赋》：“把酒悲风，飘风发发。凭栏望海，沧海沉沉。”与其说写了南京的历史，不如说写了对现实的无边苦闷。

当然，喝酒生涯不乏美好的记忆。行笔至此，眼前闪过几帧如画的从前：从杜甫草堂里出来，往事越千年，在成都的小酒馆里独酌；鼓楼公园的大雪中，一身白衣，与人在石桌上喝酒，雪花落进酒杯，分不清喝的是酒还是雪；中关村，与一帮互联网弄潮儿登高畅饮，遥襟甫畅，逸兴遄飞，连珠妙语，喜不自禁；半坡村，与一群作家、艺术家喝在一起，酒酣耳热，不知秦汉，无论魏晋；珞珈山，“披襟当风，岸帻广坐，对楚天空阔，问四野何极”（《游东湖记》）。



煮酒风云落，浮杯心意同

人到中年后，因为心脏病屡次发作的缘故，便不肯喝酒了，甚至闻到酒香，胃里有时还会有痉挛感。老父亲看我不仅戒酒、戒烟，还早睡、辟谷，高兴地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现在开始养生还来得及。

可惜，这么个好习惯，到2014年时，又被打破了。那一年的春天，我被学校从波士顿叫回来，任新闻学院的执行院长。这是我重拾喝酒旧习的开始，喜忧参半，悲欢交集。

当院长五年，往来之应酬，陡增了十倍有余。若干年后，我在赠诗中写道：“三杯易得凭栏顾，五斗难为策马行”（《金陵夜饮赠朱国华》），便是彼时酒事江湖的侧影。

那时候，新闻学院在南大的各学科里，算是积贫积弱的一支，回首往昔，那也是一个筚路蓝缕的时期。要政策、拉赞助、评学科、办会议、引人才、搞合作，无一事不求人。于是，我再度成为酒桌上的常客。

杯中也有大海，酒桌每见人心，

我在这一时期的酒场生涯，其所见所闻之富，所思所想之深，远逾前半生，以至于几次动念要写本小说。当然，到现在还没写出来。

五年后，我所规划的事，全部做完了，向师生们吹过的牛，也都无一例外地实现了。新约提摩太后书写道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”

那天的散伙饭上，我早早便醉了，痛痛快快地让人送回了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窗外的风吹拂着我无端的酒意，忽然，我不无欣快地想到一件妙事：从此，不用再喝不情愿的酒了！

后来，我重新回到了养生的传统，加上我又是住在宝华山下，心远地偏，人迹罕至，正好重新规划一种素简的人生。

《儒林外史》里的酒宴上，余大先生看出了杜少卿的窘境，杜少卿却说：“我而今在这里，有山水朋友之乐，倒也住惯了。”

这种人生态度，表现在喝酒上，就是不勉强自己，不敷衍他人。日常交往，也就是几个发小，几个邻人，几个学生。若来了兴味相投的同道，那就小酌数杯，聊助谈兴，其意已不在酒，而在求其友声。所谓“煮酒风云落，浮杯心意同”（《赠许纪霖教授》），正是我内心的真情实感。

是的，人生到了这一阶段，再谈饮酒，已不似添酒重开宴，而更像是围棋欲收官。

不是吗？未来已来，但过往更为恒久；酒事益稀，但周遭酒意盎然。有诗为证：

谁谓光阴迫，人间放眼量。
岁寒沽柏酒，雨霁坐松堂。
地上江河远，天中日月长。
登高情满目，何不尽余觞？

（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，
请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号。

